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四十三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 錄

宋儒碑傳集

六（卷一七〇至卷二〇八）

李勇先 校點

吳洪澤 尹波 審稿

.....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

孔元忠 崔與之 陶薰 王介 周南

吳仁 胡誼 陳淳 宋駒

故長洲開國寺丞孔公行述

公諱元忠字復君孔聖之裔世遠族分莫詳其譜其先自棣之商河南徙曾祖先祖佐贈武功郎父道少喜言兵敵逼京城以攻守二策干何灌灌死從張俊以功補官紹興末官鹽城北兵阻江同列皆遁去獨留與民築堡峙糧以守敵不敢逼歷變多歎士大夫盡節者少故名子皆以忠且謂學故知忠又書勤學二字訓之積功至武德大夫嘗官吳門樂其風土因家焉後以子貴改贈通議大夫公少嗜書於書無所不讀尤粹於論語曰率而行之可不愧教忠之訓矣侍郎葉公適初爲部從事一見公所著論語說深加歎賞葉以文鳴來學者衆公爲高弟以世賞入仕監東陽縣酒稅善於其

職課以裕聞暇即束書泉石勝處詠歌古人識者知其有遠度再調含山尉當路才之爭欲檄致季年葉公將漕尤欲挽以自助公謂巡尉法不差出監司行法之地不應捨法任意當路不能強公在右列雖嶄然見頭角然非好也顧世所尙惟進士博學宏詞二科取其中程之文讀之曰此易耳居無何兩精其能會鑠試中第對授文階曰吾已冒狀元恩數矣敢求多乎遂罷詞學試差知金壇縣事金壇俗素質厚公一以誠意待之訟有淹久曰是令之不明吏得容其欺也賦有逋負曰是令之不廉不勤吏得肆其慢也過不在民乃昧且而出日不足繼之以燭詞至即受曾不立日問遺至即卻曾不視勢虛己以聽而有冤者得伸循理而行而有挾者不得騁夏賦當催前期飭吏謹視戶籍按籍具數立限授之不實則杖吏改給而民免追胥之煩戶抄須印勘吏藉口不即給乃創添一抄

既輸則先印一足字付之、而民免要求之弊、皆踴躍先輸。是歲起綱居畿邑之先、郡賴以寬。然以明故姦無所容、廉故貪者忌之、循理故喜趨附者不悅。以不悅者之心、聽忌者之言、姦者從而文致之、投杼之疑、雖慈母不免。此公所以至未久而罷。既罷而民追送之、越境不忍別。既別而民悲思之、至今也。銓法、作縣未滿、合再授縣。公以論疏中有不許親民之語、第授淮西總領所惠民局。時言者猶在禁近、頗悔風聞之誤。托邑人之客輦下者、再貽書勉公來見。公曰、淹速命也。雖見奚爲。聞者高其守。藥局歸、授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秩滿還朝、人益直公前事。即通理作縣歲月、差通判常州。時北使入境、又淮郡之興、朝廷議發平江米十萬石給之、皆以運河阻淺、舟不能前、辭。畿漕以屬公。公即詢訪瀕河瀦水之地若干所、由小涇導之以達于河、使客以濟。又張涇、五瀉、二港地勢最下、可通流

以達於江、引米舟兼行、亦先期集事。吳門有義廩、以周士之與計偕、及凡試於膠庠者、毗陵無之。會屬邑有爭新漲沙田者、公謂沙漲於江、江非民產、沙聚而漲、漲非民力也。且其爲畝千八百有奇、何啻中民十家之產。若奪彼與此、適以激其爭耳。白郡籍以爲義廩。如吳門之制、訟者以息。多士德之。代還、通判臨安府。成期甫及、帥漕皆檄主試事。公曰、府吾職也。漕多上佐、何必我。使者述廟堂意、謂府之貢士員少、責輕。畿漕集四方之俊、非公不可。因不敢辭。漕試故多弊、是歲區處得宜、場屋肅然。號稱得士。明年省闈、敕差點檢試卷。知舉以一時同列無以詞科進者、知公嘗從事于此、委專其任。公得一試文甚偉、而試格小差、惜不忍棄、力請錄號奏聞。後得其姓名曰徐公鳳。朝廷驟加擢用、再掌內制。人推其藻鑑。知舉曾公亦上章論薦。擢太常寺主簿。會大饗閱樂、上疏言、本寺鐘磬於十二



律之外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他律無之。嘗攷其故，蓋律呂正聲倍子而爲母，子聲半正而爲子，清聲即子聲也。十二律旋相爲宮，文之以五聲，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故商、角之不可勝宮，猶臣民之不可勝君。當黃鍾至林鍾八律爲宮之時，宮律俱長，商、角俱短，於理爲順。惟夷則、南呂爲宮，黃鍾、大呂爲角，角律並長於宮，則是

以民勝君。無射、應鍾爲宮，黃鍾、大呂爲商，太簇、夾鍾爲角，商、角並長於宮，則是臣民之律俱勝於君。故作樂當此四律爲宮，則殺其黃鍾、太呂、太簇、夾鍾四正聲而用其子聲，此四清所以異於他律。國朝諸儒蓋嘗議及仁宗皇帝，取其說形之詔旨。近世頗失此意，非所以尊君上、乞行釐正。仍詔詞臣改潤樂曲，庶幾一代樂章，遂爲萬世定法。朝廷是而從之。明年除太府寺丞，數丐外補，最後以閨闈之喪請益力，差知徽州。受代丐歸，差知撫州，尋改處州。公爲郡，惜公帑甚於私藏，常言：「郡幣皆民膏血，吾何忍以民膏血易己虛譽乎？」旁郡交鄰之禮，皆易元緘歸之。新安交割之數，既溢於舊，復取其贏八千緡代附邑之輸。括蒼承前政帑庾多移兌，公悉爲補還。歲解上供銀有羨，前此類乾沒，公亦以補積年之應在，而未嘗自言。曰：「吾欲以是爲功，則人必有以是爲罪者矣。」其忠厚不伐如此。南渡晏安，郡兵散爲皂隸，公至新安，即還之部伍，閱其藝之精否而爲之激勸，察其器之利鈍有無而爲之繕修。未幾密院調兵戍邊，所在倉皇失措，獨新安令下即遣，軍須咸具。士卒閑於戎律，無憚行者。後在括蒼，雖邊方晏然，而公於此不少懈。代還，差知饒州。未上，以目眚丐閒。乃嘉定甲申，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丙戌夏，疾革，謝事，特旨轉一官致仕。六月二日終於正寢，享年六十八。官自承節郎五轉至秉義郎，復自承事郎十一轉至中奉大

夫爵爲長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同郡阮氏、封安人。先公十年卒、贈恭人。子曰炳、從事郎、監常州羅納倉。曰燁、國學內舍生。曰煥、修職郎、紹興府山陰縣主簿。曰灼及孫堂之、誼之、皆習進士業。公天分既高、加之學力、制行平不矯亢、以微名、臨事果不唯阿、以徇利。嘗曰、譽極而毀生、利形而害起。又曰、溺名則違道、爲利則忘義。蓋其劑量審矣。所至闢一室、環以圖史、退食即覃思其間。凡唐藝文目所存於世者、與國朝之書、搜羅殆盡。即所居建書樓以儲之、研究無虛日。故洽聞彊記、爲世所重。鴻禧之命既下、目胄亦良劇。始廢書卻客、名燕居之室曰靜樂、以靜觀天地萬物之變。故其終若素所安、無幾微見於顏面。先是阮夫人之喪、猶殯淺土、公既沒、諸孤始得地於吳縣靈巖鄉石湖西山寶積之原。將以其年九月九日奉公夫人之柩合葬。泣委所親馮君秉心奉手書述治命、不遠數百

里訪某深山中、俾述公行治。某實何人、何敢任此。累辭不獲、深惟先君雲茅居士嘗受公澹臺之知、某亡師友周君南仲又公同門友、故某足雖不及登公之門、而耳實熟公之事。況馮君又科別而語之以其所未聞、儻終謝不能、不但孤公垂沒之託、亦何以見先君子於地下。故勉爲緒次之、以俟傳循吏者得焉。其所爲書曰豫齋集二十卷、論語抄十卷、祭編五卷、編年通攷七十三卷、書纂二卷、考古類編四卷、緯書類聚二卷、藏於家。

劉宰撰 《漫塘集》卷三五

崔清獻公行狀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廛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胄監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



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強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羅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民自概、不擾而辦。爲諸邑最。趙漕使希憚、令諸邑視以爲法、且特薦於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爲訝、勉公使留、公不可。諸公申其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後受、從之。邕守武人、惟苛刻、御禁卒無狀、相率爲亂。公時攝賓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甫建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吏不給券、攜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停車決遣、無頃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采震動。

召除金部。屬金人南奔、邊聲震恐、淮東密邇故汴、朝廷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基業。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爲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他郡、軍興帑庾告匱、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疏即行。初、安丙檄西夏夾攻金人、不克、敵乘勝數入邊、蜀大擾。丙薨、公便宜度劍以鎮關表、除公制置使、盡護西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糧於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膽榜諭陝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爲聲援。建言成都灘瀨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尙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黃花晚節香。

之句於門塾、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摧鋒叛兵自惠陽擁衆扣州城、郡守曾治鳳宵遁、官吏羣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開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昂英、楊汪中、縋城親諭之、其徒俯伏聽命、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黠甚、以嘗害博羅令、懼不免、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治事、區處條畫、揣摩調度、動中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聚其衆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參知政事、八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昂英銜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札七通、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西書其端曰、東海北海

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公善知人、平生薦引惟游似、洪咨夔、林略、魏了翁、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爲公輔。公嘗度劍閣、留題詞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諡清獻。初、公持節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揚倅高惟肖、鉞梓曰、崔公嶺海便民榜、珠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擾民之政、曰崔公海外澄清錄。在蜀人繪公像於仙遊閣、與張忠定詠、趙清獻拊並祠、號爲三賢。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於學、號爲二獻。

李昂英撰 《文溪集》卷二

鬱林州僉書判官陶君墓誌銘

始予聞諸柳文惠侯曰、楚之南少人而多石、而歐陽文忠公亦曰、蠻荆鮮人秀、厥美爲珍怪、心竊異之。五方之民雖氣稟有清濁、而降才非殊、亦係乎風化何如耳。姑考諸近世、倡明正學以紹孔孟之



傳者前後迭出、率在湖湘間、至於登朝著、仕州縣、奮科第者、又不可勝數、然後知柳、歐之言固不盡然、抑亦風氣有時而變移邪、予識陶宗山、鵠于南宮、于策府、于經筵、博覽強記而嫻於辭、固疑全雖楚南小郡、不爲無人、及遷靖、又多識全士、其間如滕謹仲處厚、蔣成父公順、辱從予游、皆通經窮理、益信士之賢不止此、謹仲陶甥也、一日以書抵予、曰、吾舅鬱林君將葬、敢以銘請、且狀其事、曰、君諱薰、字南仲、全州清湘縣人、陶氏系自柴桑、避亂南徙、樂湘中山水而居焉、有弼者爲東上閣門使、有幾先從山谷學文、皆寓零陵、全舊隸零陵、今之居洮村者、乃其派也、遠祖碩、嘗遊太學、仕至將作監主簿、曾祖鎔、繇舍法升胄庠、仕至潯州推官、以承奉郎致仕、祖宰、不仕、父森、修職郎、監衡州耒陽縣酒庫、妣唐氏、君自幼資稟軼群、淳熙間、程氏之學盛行、君得諸師友、口誦心惟、期達諸德業、既再冠

鄉舉、會學禁事起、退而教授鄉里、嘉定弛禁、君之志少伸、乃舉七年進士、調昭州平樂縣簿尉、改注潯州司理參軍、潯乏官久、始至無居、捐奉以築室、闢軒于園之側、扁曰明聽、卧興其間、以察囚情、攝桂平縣、縣彫弊、科罰煩、請於州、曰如是則可爲、否則有去耳、州將從之、居八月、州無逮吏之擾、民無濫罰之怨、事亦以濟、洞寇爲擾、有妄獲平民爲賊級、欲要改秩之賞、刑獄使者命君核實、君爲伸其枉、使者薦諸朝、在潯四年、以舉主三員關陞、授主管邕州溪洞司機宜文字、邕當南蠻之會、控扼諸洞、異時居是官者爲洞酋所餌、貽輕納侮、君一切謝絕、歸橐蕭然、遠人畏慕、尋有被帥檄主互市、擅殺人於邊鄙、傳聞失實、使者雖命君究詰、實以書請屬、君持不可、曰、所殺二人耳、餘皆不實、使者大怒、寮吏亦有先同後異者、君不爲改、使者尋亦悔悟、就任辟昭州教授、君在邕凡三攝州、攝教事一

年皆善其職。至昭視事閱月、丁母憂。服闋、廣右臺
闡交辟、僉書鬱林州軍事判官。過期乃往、僅四舍、
若有所感而反。寢疾三日、召仲子建付以家事、屏
艾卻藥、以紹定二年十二月癸亥晦卒于家、簣年
七十有二。公爲人神整而裕、節安而和、一介不妄
取與。燕處無情容、臨事有大慮、爲文尙理致。宗山
位于朝、家問往來必勉以名義。予閱其狀而嘆曰、
楚之南而有是人邪。謂人少石多、既誣其邦之人、
謂人之秀者鮮、則湖以南不爲無士。且吾所見於
全之士不爲少、況如君之言德、其在潯在邕、皆以
畏知謹獨、達枉疏滯爲職之先務、既非文俗吏所
敢知、狀所謂神整而裕、節安而和、又非閱理多而
蓄德久者不能。然則予雖未與君接、而其內外親
友所逮見聞者若此、予曷敢不銘。君積官至承直
郎、以引年致仕、轉奉議郎。取唐氏、再取王氏。生四
子。子男三人、圻、繼卒。次建、次垵。女子子一人、嫁進

士賓庾。孫男女四人。建等將以明年三月壬辰葬
君于栗山阡、君所自卜也。銘曰、

厥昌厥豐、而嗇其逢、以獨善厥躬。亦或庸之、則日
昃而途窮。揚清風兮潯邕、識遺恨兮幽宮。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八

宋集英殿修撰王公墓誌銘

昔先皇帝初踐阼、不自神聖、虛懷任人。韓侂胄以
戚畹出入禁中、倚御筆徙兩諫官、違己者、將陰竊
國柄。集英殿修撰王公時爲學官、深憂之。會有詔
求直言、亟上封事、援呂公著、張舜民、李光凡三出
臺、而同列交章申救、乞去、力言紀綱所係、憂在社
稷、以冀上意寤感。實紹熙甲寅冬也。侂胄自是專
權、蘇師旦復以人奴儉黠之尤、狐媚取旄鉞、益張
皇之、而韓之門薰灼矣。羣私人一律附和、獨公在
外、不馳書侂胄、居中則名不上師、且賓謁、侃然無
所回撓。及丙寅開邊、公以郎面對、首陳用兵之禍



有三可慮、乞宣諭大臣、不宜輕舉。又以不集議書、詆侂冑、遂掇怒羣小。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枋上疏、牽姚愈前論、公廷對扶植道學語、及附趙汝愚爲學官、與袁燮、孫元卿以道學溺士心、坐之資淺斥矣。明年兵敗獄起、殛師旦、竄鄧友龍、侂冑又伏誅。朝廷思公言、驛召入對、首論人主之權莫大於自用、而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於自用者、以左右前後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而非以外朝獻替繳駁論奏之且爲侵奪也。小人見人主聽納之專、綱維節奏、未易撓紊、則亦不敢萌干請之私矣。天子憊然終不肯自用、史彌遠遂以一相顓國。會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公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常暘若之證、數羅日愿糾合爲變、謂下人謀上、虜修好增幣而猶缺望、謂夷狄亂華。內批數出、謂左右干政。諫官無故出省、謂小人間君子、皆謂之僭。一僭也、已足以致天變、而況兼有之哉。宰相職在燮

理陰陽、而不雨久、於漢法當策免、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引王、呂、蔡、秦覆轍爲戒。東宮得副本觀之、且咋舌危公、公自不以爲忤。後張允濟以閣門宣贊舍人兼權臨安府鈐轄、公謂此細事也、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先是丞相語公、此中宮意、公不顧。丞相復詰公、公正色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嚮、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數日、徙起居舍人。自是外補、訖不復還國。某嘗讀公甲寅封事、及所手示己巳奏藁、竦然太息曰、漢汲長孺、本朝王元之、其人也。自公之言不行於慶元初、故侂冑誤國、而天下一壞矣。嘉定復不用公言、彌遠得以行其私。二十六年之間、斲國家元氣殆盡、士大夫無復知愧恥、而全人希少。至于今、民恚兵恣盜賊作、而戎狄侵侮、天下幾於再壞。端平更化、明天子方聚一世之才、併力作新之、而如人沈痼之疾、未可以一朝起也。嗚呼、

公之言於是大驗矣。公諱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後徙婺之金華。曾祖矩，祖敏，泰州助教。考嵩卿，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妣杜氏，贈太恭人。公以紹熙庚戌龍飛進士第三人及第，積階自承事郎，以恩需磨勘七轉至朝奉大夫。歷任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入爲國子錄、大學博士。引親嫌，通判紹興府，知邵武軍。罷，奉祠。知廣德軍，丁大夫公憂，服除，知饒州。未上，再入爲秘書郎、度支郎官。罷，再奉祠。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召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兼太子舍人，兵部郎官，兼權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國子祭酒，充金國賀生辰接送伴使、秘書監，兼太子右諭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起居舍人，除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以疾奉祠，遂致仕。公之外賦政也，以化俗興民、憂貧安富爲先。

務於刑，惟恐傷人，於訟先教化而後爭奪。於賦役度不可蠲者，期會於民行之，備水旱荒饑甚具，雖有不爲畜，持大體，不求顯顯名。故在廣德，民得爲良民，士得爲良士大夫。公疾，闔郡爲禱祠，曰：「無使我慈父去。」去而人懷之。其治嘉興也，如治廣德，爲慶元，又推而大之，減耗剩折價分三等，汰橫江宿亳屯駐兩指揮，罷生酒局，戢豪家據海岸漁鹽之利，至今爲便。其在朝廷，每有大議論，大更革，大廢黜，大災異，推事建言，無顧忌心。在胄監，惡士急急聲利，嚴規矩出入。日進諸生堂上質問，或造諸齋扣擊其進否，士風丕變。蜀孫望之載父母萬里來受業，公廩而教之，果擢上第。徐邦憲、周端朝、公所拔取，皆爲聞人。在青閨，專意輔導，講說琅琅，皇太子聽不爲疲。內春坊一日督官媒氏擇配，公聞之，白廟堂，請選之，故家以正厥始。嘗聞宴張燈火，上書切諫，欲約宮僚分日宿直正救之。又嘗爲接伴。



使回奏兩國通名而本朝不通諱、乞釐正以全典禮。所見淮饑民劇盜、因一一白之、曰不可使吾君不聞也。其任封駁、持法度、抑汙吏闖人戚邸恩倖、不卹怨。又言二史不立前殿非是。某嘗聞先廟遶豫、久不覲重華容、都人洶洶、公自雪川走書諷趙公汝愚、宗臣也、宜率百官守和寧門以俟六飛之動。明年、率學官上疏、言壽康年七十、親挈神器而授之、陛下孝養可久闕乎。內涉宮壺、旁斥黃門。且言、脫壽康鬱鬱、因此不安、一負此名、萬善莫贖。蕭牆敵國、有一不軌、扶義而來、何以自解。未幾、重華天崩、力請視斂、以爲自有天地未有無主之喪者、激切痛懣、人哀其言之忠。又聞留正罷相之日、傅伯成既遷之時、正邪特未定、公奮然兩言於上、曰進退大臣、不可無辭以示天下、深折陰邪窺覲之萌。已而追數姚愈、沈繼祖黨姦罪狀、惜四給事一諫大夫以言事沓去、薦詹阜民、李燾、劉宰俱可以

錄用、人又稱公於賢不肖甚別白也。此公之事、某所見聞而縉紳間以爲難能者、使公仕得其時、不再與權姦接迹、將盡發所學以著之用、有益於國豈淺淺哉、可嘆也已。蓋公性孝忠、始受學於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再娶鄭夫人、其考知樞密院益國公僑、實壻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又探兩丈人問學源委、其本末統紀、繩繩如一貫。始對大廷、危言正論、卑晁錯、公孫洪不道、而蹇蹇然有劉蕡風烈、光宗覽而親擢之。其間極論自古朋黨之禍、引漢南北部、唐牛李以擬今事勢。又言人主而不尊道學、士大夫而不明道學、天下爲諱則何以立國。厥後見之言論政理、皆由此其出也。公事親孝、大夫公嚴、常遂其志。杜夫人早歿、公不得就養、祿入輒對之流涕。斥房闔所有嫁二妹、田廬悉遜之弟。初得任子恩、又官之。周族黨弱困、不計有無、嘗欲效范文正公爲義莊而未能。友朋急、援之不待

告。所交皆吉士端人。凡所汲引。人不知其所自。曰。所行事。夜則筆之於書。曰。將以檢身也。故行誼終始無玷。公生於紹興戊寅正月。以嘉定癸酉八月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初娶于氏。知潭州湘鄉縣諱汝功女也。追贈恭人。繼鄭氏。今封令人。子男一人。埜。以公遺澤補將仕郎。第庚辰進士。今爲朝散郎知邵武軍。孫一人。同祖。公歿之明年。葬邑之赤松鄉寶石山。又十三年。埜哀公平生所爲詩文。奏議。外制等二十五卷。春秋臆說十卷。通鑑解標。自魏文侯至西漢末十五卷。皆發明成公標題本意。爲渾尺集。蓋公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後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又掇其大方爲家傳。傳成來西山。謁某銘其墓。某嘗侍公同朝。甚喜辱公之知。知公之詳。埜又從余學。謂余言取信來世。余又何辭辭之。屬時多端。乃手題家傳而先歸之。後九年。某入翰林爲學士。始克爲之銘。然每嘆公

由大蓬而少宗正。自西掖而右柱史。其難進易退如此。欲爲公與秘書監柴公中行併請于朝。乞行節惠之典。狀成且上。噫。若公者。允謂世之正人。國之名卿矣。銘曰。

彼婉變輩。迫怵患害。我石不轉。惟義所在。彼酣豢徒。爵祿染濡。我金不鑄。惟道與俱。權門熏灼。砥礪鋒鏑。孤忠對越。遑卹覆卻。孰持宰柄。利誘衆正。危言弗避。謂有義命。直大而方。庶幾見剛。不容何病。安於淮陽。玉雪其躬。無玷始終。並遊地下。東萊成公。

真德秀撰 《西山文集》卷四六

文林郎前祕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君名南。字南仲。對紹熙元年進士策。祕自宮掖。俚及塵肆。略無不言。其最切於世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甚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辨講習。是爲學。人有不



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於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旣立、爭爲畏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

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闖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奏擬第一、中語不用、教授池州。熙寧後道學始盛、而攻短者亦繼出、斬侮交雜、意極鄙悖、士不敢辨也。獨君能辨之。至謂道學、朋黨即皇極所用之人、則自箕子以來、爲之訓解者、未有及君此言也。時天下益勸攻道學、新昌黃文叔名忤要地、御史遂指爲魁傑、而君其壻也。罷教授、差常州推官。父卒、不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下詔訟虜曰、讎恥累世矣、即日討伐。調度洶洶。君賤不及議、常憂迫不自安、坐起顛倒。樞密院開機速房、以朝士掌之、兵事密畫、皆使論定而後上。君與選焉。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爲發狂必死之藥、敢嚮邇乎。朝廷不能奪、與議併寢。因求補外、幹辦浙東常平司。明年、召試館職。虜留兵濠州、江淮未靜。君言、善爲國者、不

執理以強勢之所難、常順勢以伸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寧使力尙有餘而惜和之早、毋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也。天下繁委、當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蒼頭廬兒、干政接踵、漿酒藿肉、攔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於是擅事者怒、悔召君、謾除正字。趙幾道爲太常丞、論成肅后山陵不當過江斥、次且逐君、母卒得止。再除正字、御史劾嘗以田賂蘇師旦、遽罷。師旦入安邊庫、賂之主名故在也。嘉定六年、朝廷以近比由館學牽復者與幹官、使其友壻訊君。君要誓不願、詞甚苦、故命久不下。九月晦、驟食蟹、下利上喘、閏月朔卒、年五十五。七年二月某日、葬穹窿山職陽。君耽書喜誦、出於天性。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已棄去。歲五易師、一易師爲傾動、相播告擯絕。旣從余、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受

之若驚、行之若疑、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故朋昔類、望塵不及、皆靡弛而逝矣。常以世道興廢爲己重負、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人情多玩忽見事、君悸心怛慮、睹緩知亟、老校小史、引坐深語、所知往往非人所能知也。文詞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而瓌麗精切、達於時用、亦人所不及也。端行拱立、尺寸程準、門內順穆、廉節整飭。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旣絕意屏坐、衣食弊惡、鷄鳴挾書、盡夜分、皆憶念上口、數千載未了事、皆欲正定、名章偉著、皆欲銓品、異聞逸傳、皆欲論述。曰、此所以遣吾老、俟吾死也。嗚呼、材之難也、俗壞教失、苟得一二以自好、故成之難、成矣、不用矣、不憤不慍、樂而不悶、尤難也。然則老其不遇之年、伸其不用之業、疑若可矣、而猶不然、何哉。君吳縣人、曾祖昇、祖因、父安道、承奉郎、娶黃氏。子深源、嘉興縣丞、乙丑進士